

踏
車

1901

2-4
2-4
2-4
2-4

册一

前紀二卷

原書九卷

後紀四卷

原書十四卷

國名紀四卷

原書八卷

發揮三卷

原書六卷

餘論三卷

原書十卷

路史序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
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兵又上誣之萬載之前
非取盭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翰惟雄之書輜軒
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
道本苟以詳眾取寵故觸途而輒寔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
史考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季之歷
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鑿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

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既足通遺而
蘇子所述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為全書而予之路
史所為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
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則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
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
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聖者也
然其猷為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止情乎或曰古今異道
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盧臧爨獲蒙

蒙三志者之屏見命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
伏羲以來炎黃小顛顛常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
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暮之轍也風容
皐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昔方其所表
見可得而言兵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在
樽鉞之手耶式為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
論詰詳兵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在
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云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

夢雋之論詁謂頤人亦徒以移衆之歷紀乾道龍集庚寅
亞歲廬陵羅泌長源父題



叙

路史者故宋廬陵長源羅氏之書也先生學博而才
弘識高而文偉遐稽載籍侈遊典墳玉版金匱之章
海上名山之旨赤文綠字河篆龜圖罔不載之清衷
運為心極游若望衡者罕窺其術觀海者莫際其瀾
使之端委大學論道紫宮垂緘玉階錯綜先典扶皇
綱勅日馭辟雍封禪著其儀并田封建修其制禮崩
樂壞而正諸太始系訛氏堯而辨夫繇來大業起歌
功張誠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矣惜也懷奇毓秀
挺河嶽之上靈不得見諸行事迺搜集百家輯而成
史始自遠古有夏之後勿傳其間事歟洪誕詳衆之

略畧衆之詳闡皇初啟墜之精傳後以未謀之秘寤
獨爭奇侈富蹈恠詭荒迂之習哉蓋其耽志古風棲
情醇治見後世之類宮廢封禪繁阡陌開封建絕禮
求原樂求墅謂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曰
失厥序也且藉周伊之攝箕遂滋開做堯舜之傳禪
位塗起子擅父兵弟圖兄祚變亂禁絃雅更僕數以
故譚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深信而樂傳也然而頻
總姑之嗟不足欣黎黃之韻函帶索之樂難以豁雲
臺之觀滯途空俯未睹康莊飾蹇狐兔安姍麒麟拘
儒守經生之說之死不更達士務獨往之奇扃藏莫
示今先生之精義或幾乎息不可深悼者哉今

天子睿明崇道尊高鴻文凡九流七畧八索三墳莫
不懋懋辭林揚鑿翰國方之往代善年羽委躋膠序
寂察其相去寧咫尺哉夫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
鄙好且變鄒俗頽煌煌

明詔宏獎人文藏穴之下豈無閉門自精開卷獨得
扶掌甘泉之儀畫地南宮之事鼯鼠必對竹書無認
者哉而猥以路史猶有題拙題疎之恐耶臣自慚薄
劣未敢言文而弱齡有志恥列面牆顧其負笈問奇
襄糧就道實六中心之既也社兄柏枿吳子妙年嗜
古髮握蜚聲食雞千距名越任何曩也共翫風雨以
效路史一編得介留覽開故引勝服古驅今豈復怪

生故本造今夢寐之餘不能已已譬之精金美玉不
即人而人自近之耳已之冬柏持手誨有路史之後
較祗訂偽考義彙評斯已精矣况以臥子坦公諸有
道之門柏持就正殷殷則坐之夙契於路史而重以
諸君子之齒牙則更有遙憶心折者屬予叙之義在
無辭千里晤言藉茲古史

盟弟金堡道隱父題并書



跋史別序

輝自大陵抵衡湘有為輝言大陵君子曰羅長源智後弘遠無林路史
於治談之恨不一日見之似方同族也羊道者由者心集者實者快而
穩竊慮不偶此屆大陵何如忽何始不得接公於園閣之外談論樂者向
及談史則方錦囊詞隨遂適一觀奇秘然必情所願也帝之仿竊不賢三
皇之仿竊不聖者不虛語矣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所
家於之文所尚山若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也者論乃有時而相似
工何耶輝竊論之公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
不論也談者遠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法親者禪之論則懷聖人之遺去揚
小序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足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
下之義所知者之不足於事稽微之仁之論而德顯出字之方心知家
理之不足容藉矣楚書人之說而身卑內好之分申知春秋之不德則至
於祝融論樂之知宜之樂記齊工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其理

為之矣嗟字不觀論語守賢之遠退魏以諍之皇之帝之道高不觀致文
受故多終有舞以見之皇之帝之道大遂使行之不悔俾管窺既幸之
徒不敢妄述而表揭談辨之士不敢以誕矣而使漢儒有知仲周公編
之論則魏莽卓之禍知大麓外職之說則魏曹馬之禍若齊梁
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之山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
狂清左而有此書則戎蠻不易留而後之國之傾亂日賊子之知懼
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之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之竊又評
之立業曹勳業易作器氏跋文難跋文之功固不在於為下揮之居
微魏高街大貝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者人謂文章自有公議
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諉者知公此語則知跋文矣丙申六月十五
日西蜀費 輝謹序

宣清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六月究中四行陳上漢書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為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羊道，當錄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窮患不偶，比居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子闔闈之外，議論繁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觀奇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為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于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適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舟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于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于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則至于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為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遂使行之，不惟俾管窺既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表揭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誑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是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于高下，輝之竊微，無高銜大貝，以邀說于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

重訂路史前紀目錄

卷一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叙四大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地皇氏

九頭紀

泰皇氏

叙十紀

循璧紀

鉅靈氏

句疆氏

護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狇神氏

犁靈氏

大隗氏

鬼隗氏

會茲氏

奉蓬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雲陽氏

巫常氏

泰

魚壹氏

空桑氏

倚帝氏

次民氏

宋 盧陵 羅 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因提紀

辰放氏

蜀山氏

伍傀氏

渾沌氏

東戶氏

皇章氏

啓統氏

音夷氏

几蘧氏

掃韋氏

有巢氏

遂人氏

厲成氏

禪通紀

史皇氏

栢皇氏

中皇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軒轅氏

赫蘇氏

葛天氏

尊盧氏

祝誦氏

吳英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卷二

因提紀下

賦秋山覽史隨筆

程去華曰。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飲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昌黎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靡而蒙雕虎之皮。尸鳩而傳鷓鴣之羽。適足增其累耳。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万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說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疆萬里。故曰萬城也。

褚季楚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云。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嘗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雅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藁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噪。故其閭閻。各晉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欲頑似鄙是也。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造造

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道書以一卷為一帛。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卷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羅字。亦指為卷字。

目擊道成。謂之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謂之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適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于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

庾道季曰。廉頗藺相如。雖干載上死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叡李志。雖見在。耿耿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使可結繩而治。恐狐狸猶貉。噉盡何獸。文章無生氣也。

唐開元中。張說為相。有人惠一記事珠。紺色有光。或有遺忘。即玩此珠。心神頓悟。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神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疑。得加茲謗議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